

名家

别有钟情的理学家

■ 蔡天新

台州地处浙东南，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相较于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地理条件不算优越。然而，山的硬气、海的大气也孕育出当地文人独特气质。台州历史上有两位知名批评家对后世影响深刻，一位是明代的朱右，另一位便是南宋的理学家谢希孟。

1156年，谢希孟出生在黄岩城南的三童岙村，他的曾祖父兼南渡先祖谢克家是河南上蔡人，为南宋官员、诗人、书法家。他早年曾任台州太守，晚年返回台州定居，死后葬于黄岩西部的灵石寺附近。

作为政府官员，谢克家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靖康二年(1127)，他奉孟太后之令，带着玉玺前往济州(山东巨野)，恭迎赵构继承大统。做上南宋皇帝的赵构，也没忘记谢克家，让他当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

“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的夫君、金石学家赵明诚是谢克家表弟，两人的妈妈是亲姐妹。赵明诚去世六年后，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这篇自传体散文中写道：

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

诗中所写的“走黄岩”是指李清照沿陆路从绍兴来到台州，曾在谢家借宿。后来诗人孤独无依，在杭州再嫁张汝舟。婚后口角不断，进而谩骂，甚至拳脚相加。丈夫的野蛮行径，使李清照难以容忍。后发现他还营私舞弊，便报官告发，要求离婚。虽被获准，但宋律

艺境



文润之江——“新时代 新征程”浙江重大题材美术精品创作工程作品展览参展作品之一，版画《文化兴邦——八项工程》。

鲁利锋 初艳姝 王克景 孔国桥

吾心安处

■ 潘江涛

——

城市越来越逼仄，内心越来越拥挤。倘若心生烦忧，又无可倚傍，不妨去植物园，看树，看水，看人。

退休之前，义乌幸福湖也是常去常住之处，却从未听闻义乌有个植物园，幸福湖只是其中一部分。

幸福湖，是义乌国际会议中心的简称，原名幸福水库，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与其差不多时间建成的，还有建设水库和红旗水库。如今，3个“湖”就像3颗洗去蒙尘的明珠，镶嵌在植物园的3个核心区块，熠熠生辉。

夏天是银杏的生长期，华茂丰沛，满身优雅。到了秋天，见霜之后，银杏便撒落一地金黄，也撒落一地诗画。

《洛神赋图》是晋代名画，画家顾恺之选取的山水背景，恰恰也是夏天——一棵棵枝叶宛然的银杏，立在仙境一般的小山上。画中的曹植神思恍惚，一翩翩行走于洛水边的女子衣袂飘飘，惊鸿一瞥。整个画卷遍遍着一株一株的银杏，让人挥之不去。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见着银杏，便会想到《洛神赋图》，感觉自己也走在名画的长卷里。

无患子比银杏长得还要壮实高大，枝叶扩展，散得很开，像一把结实的太阳伞，稳稳地撑开蓝天。抬头仰望，但见一串串果子夹杂其间，已微微发白。时日一到，树叶和果子亦会渐渐变黄，落叶的同时，也落果子，又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骨架。

枣树是树木中的君子。它叶不争春，花不争艳，冠不争天，根不争地，发芽吐绿要比其他树木晚月余，开花在六月初。

义乌多枣，是我国著名的“南枣之乡”。植物园见到的枣树不多，因为土生土长，东一棵、西一株，颇有点遥相呼应的意味。一块“古树名木”的牌子挂在枣树的腰身，有编码，还有树龄115年的字样。它们枝条骨感，虽无参天的威风，却铁杆虬枝，生机勃勃，颇像商贸舞台上跑龙套的壮实汉子。

枣是最有灵性的“圣果”，也是《诗

规定，妻告夫要判两年徒刑。多亏谢克家和其亲家公、翰林学士纂崇礼出手营救，李清照于九日后获释。

出身这样的书香门第，谢希孟自小博览群书。1184年，28岁的谢希孟考中进士。早年他师从理学大师陆九渊，24岁文名蔚起，后与浙东学派陈亮、叶适为友，叶适还写过一首《送谢希孟》。

晚年，谢希孟整理出祖父谢伋《药寮丛稿》(20卷)。当年谢伋在灵石山建药寮，与文人雅士往来唱和，使得灵石成了台州文化地标。1870年，灵石书院创办，出过五位中科院院士。

但当谢希孟踏上仕途时，正值权相韩侂胄执掌朝政，大权独揽，打击异己，把“程朱理学”定为伪学，将朱熹定为逆党之首，举国上下一片腥风血雨。谢希孟对政局很悲观，对尔虞我诈的争斗厌烦极了，凌云壮志渐渐磨去，他寻找自己的一方天地，情寄风月，常常沉湎于秦楼楚馆，与歌女们谈诗唱和。

老师陆九渊获悉，厉声斥责：“士君子朝夕与贱娼女居，独不愧于名教乎？”谢希孟当面没有回应，背地里仍我行我素，与一位姓陆的女子卿卿我我，还把他的爱巢命名为“鸳鸯楼”。理学家老师听到风声，再次训斥谢希孟。这位门生却嬉皮笑脸地对老师说：“我不仅有鸳鸯楼，还写了一篇《鸳鸯楼记》呢。”

陆九渊有些不信，要他背几句听听，希孟不慌不忙地念了起来：“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三国东

吴名将陆逊、陆抗，西晋文士陆机、陆云都是陆氏先祖。陆九渊心里明白，谢希孟是在拐弯抹角地嘲笑自己不如那个本家女子，但对弟子的浪漫生活又无可奈何，只是淡淡一笑。

谢希孟的这句话值得玩味，另一位男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个人就是贾宝玉，据说曹雪芹塑造《红楼梦》中的男主角和诸多女性形象时，深受谢希孟的影响。除此以外，明清文学中的杜十娘、杜丽娘、沈琼枝等也受到谢希孟的影响，可以说他是我国最早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学者。

杜十娘是明代作家冯梦龙短篇小说《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女主人公，曾为歌妓，深受压迫却坚贞不屈，为摆脱逆境顽强抗争，曾将全部希望寄托于绍兴富家公子李甲身上。然而不管她怎么努力，也没有逃脱悲惨命运的结局，李甲背信弃义，将她卖于富豪孙富。万念俱灰之下，杜十娘怒骂孙富，痛斥李甲，把多年珍藏的百宝箱中一件件宝物抛向长江，最后纵身跃入滚滚波涛之中。

杜丽娘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女主角。《牡丹亭》又叫《牡丹亭还魂记》，杜丽娘出身官宦之家，聪明、娴静而又美丽，她不甘于封建礼教的压抑束缚，追求理想的爱情生活。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结合，此后追求梦中情人，恍如希腊神话中的皮克马利翁。她因

思念成疾而死，被埋葬于梅花观中。后来柳梦梅果然到此，她随即复活，与柳结为夫妇，实现了美好的夙愿。

沈琼枝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虽只出现两回，但却以可爱可敬的灵魂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是中国妇女个性解放的先驱。她是常州才女，善诗书、重名节。因不从盐商宋为富，父女遭迫害，只身流落金陵，以卖诗沽绣为生。后被盐商状告逃婚，求助于男主人公杜少卿，在公堂上作诗证明自己的才华，打动县令，放她还乡另嫁。

必须提及与谢希孟同代的黄岩女词人严蕊，她本姓周，字幼芳。自小习乐礼诗书，绝色迷人，后父亲病逝，她被继父偷偷卖入乐籍，沦为歌妓，艺名严蕊。婺州(金华)学者唐仲友任台州太守，严蕊的一阙咏桃花词《如梦令》惊倒了众人，这是她传世的三首词之一：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等到永康学派领袖陈亮来台州，唐仲友和谢希孟陪同，也叫来严蕊等作陪。不久朱熹巡视台州，他与永康学派是对头，遂以“官府不得宿妓”为由要修理唐仲友。朱熹要严蕊承认两人有染，不料她不惧诬陷逼供，没有屈服，被朱熹以有伤风化罪逮捕。此事震动朝野和宋孝宗，岳飞之子岳霖任提点刑狱，重审此案，判严蕊无罪。或许从严蕊身上，谢希孟懂得如何欣赏和尊重女性。

诗味

雨的风景

■ 竺雨

风
飘摇着细雨
有些人
路上行走
静听雨的声音
欣赏雨的洁净
拥抱雨的柔情
感恩雨的不期而遇

沉浸在
音乐般的欢愉世界
有些人
遮挡雨的到来
拒绝雨的问候
害怕淋湿自身
叹着气
匆匆赶路
全然不觉雨的风景

搪瓷缸

■ 卢文丽

家中客厅一隅，
它站成一道刻度。
缸沿锈蚀啃噬，
红牡丹仍在釉面燃烧，
仿佛旧时光捧出的火焰。

底部蓝色钢印仍清晰——
“杭州搪瓷厂”。
一九八四年，
上卢供销社柜台前，
外婆花五元将它买回。
每周，将炒香又蒸透的霉干菜肉，
装入菜缸让我带去学校，
作为一周的滋养。

它盛过我三年乡村求学生涯，
听过课本在山风里
翻页，像禾苗拔节。
以及晨跑后的朗朗读书声，
像东阳江水，一浪高过一浪。

它见过停电教室的烛光，
夜自修时，
“东阳马生”们眉宇的热望，
梦想在幽暗中生长，
如树根无声穿透石层。

它记得十七岁冬日的周末，
我坐在外婆家
两张铜铤拼成的床上，
笔尖犁开冻墨，
第一行诗簌簌落进土里，
故乡的田埂，
涌出矿脉般的清渠。

它收藏外婆挑着扁担
送我上学的踉跄，
十里山路的喘息，
她瘦弱的背影，小得发亮。
它也收藏我与外公对饮时，
红曲酒的融融暖意，
抵抗穿窗而入的北风。

如今它空了，却比昔日更深沉，
它永远储存着一段
值得反复咀嚼的青春，
那些光阴深处酝酿的光与热，
依旧在发酵、拔节。

而我，始终是那个
背着行囊穿着牛仔裤的女孩，
心中盛着乡村孕育的一切，
比星光更璀璨，
比泥土更温暖。

心香

忆父亲

■ 魏荣彪

10年前，父亲终于停下了辛劳的脚步，将他的人生华章定格在了77岁的年轮上。

父亲是一位劳碌的农民。我们五兄弟都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之间出生的。为了养活我们这五个食量不小却还挣不了工分的男孩，父亲起早摸黑，在生产队开工以前和收工以后，争分夺秒地在极为有限的自留地上劳作。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是，我们起床已不见父亲的身影；天黑了，我们要吃饭了，叫他数遍，他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来。

我们五兄弟先后结婚成家，母亲就进城帮我们带孩子，而父亲仍执意要留在农村。他常年种植各种蔬菜，到集市上去卖。凌晨三点多，他就骑上装满各种蔬菜的三轮车离家了，一天卖得一二十元或三四十元，他都心里乐陶陶的。特别是，母亲不在身边，他还要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要知道这对一个以前从不做家务活的农村男人来说，有多么不容易。

我们多次劝他，年纪大了，也不缺他这点钱，应该歇一歇了，他总是执拗得不听，认为自己的老骨头还硬着呢。从1991年到2009年，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他就一个人待在农村起早摸黑地生活、劳作。有时烧一顿饭吃一天，有时一碗咸菜管一周。父亲就像一辆不用加好油就能行使的名牌汽车，一刻不停地奔跑在他的人生道路上……

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直到2009年才被迫改变。

这年夏季的一天，他天未亮就出门去集市卖菜，在过桥下坡时因坡陡弯急加速过快，加上天又黑，整个三轮车连人一起冲出路基，父亲被甩出很远，肋骨骨折受伤。

这次，他终于不得不过来到嘉兴养伤，停下了他劳碌的双手。

父亲也是一位精明的农民。尽管只读了小学三册，但他肯学肯干。到集市卖菜，几斤几两，几元几角，甚至精确到分，他的心算速度常常让有文化的城里人刮目相看又自叹不如。

20岁时，他就做了生产队的蚕桑队长。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专业技术职务。

有一年春季，他特别兴奋，因为在他的悉心指导下，蚕宝宝们长得白白胖胖、又大又壮，看来又是一个蚕茧丰收季。可是，万万没有意料到的是，由于

蚕好胃口大，生产队的桑叶不够吃了！

于是，向大队求援，争取从邻近生产队调拨一些桑叶。可是，邻队讲要等他们有多余了才能调拨过来。可蚕宝宝们又不可能停食几天，过几天等桑叶来了爬起来再吃。

没办法，生产队决定把蚕的密度匀稀，以减少对桑叶的需求；匀出来的蚕宝宝，悉数倒到花草田里做肥料。

父亲对此坚决反对。他心痛啊！

回忆起这段往事，即使时间已经过去50多年，父亲仍伤心不已。他说：“作孽啊，后来我们翻垦花草田，许多蚕宝宝还在那里挣扎、攀爬，翘首张嘴找叶吃呢！”

在仅有的些许自留地上，番薯、南瓜、萝卜、土豆、豇豆、茭菜、青菜、花菜、雪里蕻菜……父亲都尝试，轮番适时栽种。父亲把雪里蕻菜和萝卜洗净晾晒切碎后再抹上盐，装入坛子或瓮里，再用木脚墩实，自制土菜。这种萝卜干和咸菜，我们可以常年吃。通常杂粮与主食掺杂混煮，有时是番薯饭，有时是南瓜粥。

记得那时二弟不懂事，有一次晚餐，他看到母亲端到桌上的又是番薯粥，竟哭了起来，声称坚决不要喝粥了，因为晚上吃稀饭容易尿床。这给了父亲极大的震动。从此，他决意绝不让全家再在晚上吃稀饭。真是父爱如山啊！

父亲在自留地上千方百计地播种耕耘，除了种粗粮和蔬菜，他还种甘蔗、绿麻、桃树等经济作物，然后趁着为生产队到乌镇、嘉兴、上海卖菜时，与城里人换粮票，再用换来的粮票买回大米。

父亲还是一位坚强的病人。住院后，肺部剧烈疼痛，无法全身平躺睡觉，24小时不停地躺倒又坐起、坐起又躺倒，但父亲只是紧闭双目默默独自忍受，偶发轻微的呻吟声。看他有气无力的样子，我们要扶他上厕所，他说太臭了，坚决不上。一次，他摔倒在医院的厕所里，头上撞起了肿块。

生病前，父亲只要在家，总喜欢拿起《人民日报》来读。因为文化程度低，他一个字一个字手指点着读，嘴里还念念有词。病倒后，他依然不时强打起精神要看报纸，甚至还叫五弟拿来了《凤凰周刊》。2015年3月18日晚，父亲突然要我拿《人民日报》给他看，他说这样可以分散大脑的注意力，缓解一下疼痛的感觉。即使这次住院，他身体已极度虚弱，双手无力展开报纸，仍叫我们把报纸拿到病房……原来，父亲是在想尽一切办法与病魔作斗争啊！